



春秋集解卷一

壺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邢江晉銅古齋主人重校

春秋者魯史之舊名也古凡史官記事必先立年時月日而後書其事謂之紀年故每歲所書四時必備其祗名春秋者春可以該夏秋可以該冬杜氏預謂錯舉之以為所記之名是也若三統歷云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春秋說春為生物之始秋成為物之終故曰春秋及魯說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春作秋成故名春秋或以為取春賞秋殺之義或又以為一變一貶若春秋然皆非也蓋春秋之名不始於夫子左傳韓宣子來聘觀易象春秋此夫子未修以前之文而孟子亦以晉之乘楚之檮杌與魯之春秋並列故知春秋者魯史之舊名也又漢志謂古之王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公羊疏說與此同故晉語司馬侯薦羊舌肸曰習于春秋而楚語申叔時論教太子之法曰當教之以春秋是列國皆有春秋不但不始於夫子並不始於魯也惟魯之春秋經聖人筆削而百王之大法昭焉遂以獨專其名爾

隱公紀 公名息姑惠公子伯禽七世孫以周平王四十九年即位諡法隱拂不成曰隱在位十一年據魯世家自伯禽至隱公凡十三君以弟兄相及者五人故止七世七者世次十三者相傳之次也

元年平王四十九年乙未 元年者何始年也史凡記事必以年領時以時領月而每公之紀又必從首年至卒年以為始終此史例也此元年為隱公之始年例所必書無可疑者乃何氏休說公羊傳謂天子改元諸侯無改元之例其所稱元當是黜周王魯夫尊魯為王者不特悖禮傷教春秋必誅且亦不識周制矣周制列國皆改元如史記齊世家稱齊獻公元年盡逐齊胡公子左傳亦于襄十九年有鄭簡公元年士子孔卒

之文是齊鄭皆改元矣第改元則必行朝廟即位之禮而隱不書即位此為異耳至元字之義自董仲舒以為視大始而欲正本何休杜預因有體元之說胡安國訓元為仁益推廣董氏之意或遂曰為聖人書法不知古人言數多不言一如國語論律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初六春秋之元亦猶是爾非有他也若謂元為書法彼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豈亦有書法存乎其間耶此可見或說之不足據矣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四字自漢興以來傳數百年不聞異說公羊雖以王為文王然亦不以正為夏正迨宋世諸賢始謂孔子修春秋加春于王以夏時冠周月假天時以立義元後之可行于是說經之家右伸其喙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四字自漢興以來傳數百年不聞異說公羊雖以王為文王然亦不以正為夏正迨宋世諸賢始謂孔子修春秋加春于王以夏時冠周月假天時以立義元後之可行于是說經之家右伸其喙



凡易禮詩書所載有可爲夏時之徵者靡不畢之羅之牽合而附會之至經傳齟齬時物差互則又直指爲左氏之謬漢儒之謬紛紛辨論此四字遂成不決之疑不知表時以首月表月以首事作史之體類然春秋因魯史舊文於時月詎容有所改易其冠王于正月上者以三正皆正故繫之以王明此所謂正月乃時王之正月非二代建丑建寅之正月也左氏作傳又以三王皆王故于王下復繫之以周明此所謂王乃周之王耳皆特筆也夫一聖一賢于造端託始之際書之謹嚴辭之詳盡如此不此之據而肆爲高論以揣合筆削之心烏在其能合乎然則諸家之訓匪惟行夏之時有失經旨即謂冠春于王爲以天道正王法冠王于正月爲以王法正諸侯云云猶過于來深于經之本旨仍未必其有當也或疑周正建子仲冬也冬可以爲春乎案陳龍云陽氣始萌有蘭射于芸蕪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陳氣上通雉離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蓋天施于子地化于丑人生于寅故三陽雖有不同而三正皆可言春此亦理之無足疑者先言惟拘滯乎是因以累曠連篇陳義愈高而去從周制大一統之義愈遠矣

### 周正不改時月辯

春秋時月皆本周正當時傳之者三家若左氏則見而知之公羊穀梁則或見或聞而知

之傳漢及唐初未嘗有異讎自宋程伊川胡康侯有改月不改時之說而明之劉文成因之宋蔡仲默魏華文有周不改時並不改月之說而明之章本清因之惟胡氏熊氏諸家覺其非是學者猶疑信相半焉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是三代以前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也試以經文考之如隱九年三月震電此正月雷也異之故書之若夏之三月則啓蟄久矣震電何足異也桓九年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此冬也宜有冰而無冰故異之若夏之春則冰泮矣又如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若夏之秋豈復有麥苗耶桓八年冬十月雨雪蓋八月也未應雪而雪故書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漑亦八月而書冬若建亥之月則霜不爲異而時亦無漑矣再驗之傳如僖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昭二年二月日南至寅月冬至已非天道至卯月則春將分矣而日始南至此皆事理所必無者且春秋一書原爲扶持王道而作若于正朔大典先專擅改易何以責天下之無王者乎又孔子不嘗曰吾從周乎若果用夏正從周之義安在乎由是言之春秋之以周時冠月以周正紀事可斷然無疑諸儒顧猶欲執行夏時之說以紊之殊未思孔子之旨顧淵不過欲爲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與作春秋之旨原無關涉也

隱不書即位 古國君新立書改元必書即位周制遭喪即位踰年改元遭喪而遂即位者國不可一日無君

也必踰年而後改元者一年不可有二君也但史書即位必于踰年改元之際特行告廟朝正之禮始以即位

書之其不行此禮者則不書故春秋不書即位者四豈之不書左氏曰攝也莊閔宣三君亦不書以三君

皆遭變故倉卒即位不忍另行史就其實而特記之非有褒貶于其間也康侯胡氏乃以為孔子創之謂隱

上不稟命于天子內不承國于先君大夫振已立而即立之故不書即位不思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列國之

君或篡立或爭立何嘗一一稟命于天子者若不承先君則桓不承隱宣不承文定不承昭而三君皆書即位

使隱之不書果孔子創之將桓之得書為孔子褒之乎胡氏自知其說難通而于桓即位則曰美惡不嫌

同辭于宣即位則曰一美一惡不嫌相同夫美惡可同是善惡混也孔子作春秋原以彰善而譚惡也而使

善惡先混其何以垂教後世乎然則隱之不書即位以尋父娶仲子之意不行即位之禮故左氏以為攝而

公羊穀梁以為調桓也胡氏云云殆沿賈服二氏四公實即位孔子修經乃不書之說之誤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羊作邾婁蔑作味婁者邾之餘聲蔑者味之轉聲實一字也蔑杜注以為姑

蔑在魯國泲縣南今兗州府泗水縣東有姑蔑故城是其地經單稱蔑者惠氏左傳補注云隱公名息姑史

官為之諱也儀父邾子克字左傳未王命故不書爵及與也謂公與邾儀父也穀梁及者內為志胡傳我所

欲日及其實魯史記事必先魯君故無論本國為政他國為政皆書公及屬辭之體宜然也曲禮約信曰誓

澀牲曰盟言會諸侯者割牛耳取其血而飲之以盟也周禮玉府職共盟會之物戎右職掌辟盟之役秋官

司盟則更有典盟一官以掌盟載之法是盟會大典盛世最重其事必請于天子諸侯不得擅焉今公私求

于邾邾子亦私至于蔑而為此盟則行禮之中失禮甚矣春秋以是為私盟之始故謹而書之而是非自見

公羊穀梁泥于附庸稱名之例乃以父為美稱疏家遂謂美其能慕新主考王制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元士

以名字通附庸四命較元士又多一命則雖未受王命而已為附庸其通上國自在可名可字之間非必附

庸例稱名而不名者遂為美之也泰山孫氏不云乎凡稱盟者皆惡之程子亦以諸侯自相盟誓為非盛世

之事然則儀父之稱不過與稱蕭叔者同例慕新主之說其尤為臆度而不足據也明矣

邾考 邾附庸國名世族譜云曹姓顓頊之後有陸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苗裔也周武王時  
封俠為附庸居邾杜注謂即魯國鄒縣是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鄒縣今屬山東兗州府邾公羊稱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九 春秋 隱公紀

邾婁與郟弓同歲何六書故云邾與郟同聲實一地春秋時邾用夷故謂之邾婁合邾婁之聲為郟故郟即邾唐韻正十八尤邾古音則俱反公羊傳邾婁即郟字以二字為一字也春秋吳文箋列國方音有語聲在前者勾吳于越是也有語聲在後者邾婁是也孟子題辭邾國至孟子時魯穆公改曰郟此魯穆公當是郟穆公之訛其改為郟亦當是邾人自改之耳又淄州有郟平縣說者以為亦邾地江氏地理考實曰與地廣記淄州郟平縣古郟國兖州郟縣邾文公所遷邑本是二國郟平屬今濟南府水經漯水逕郟平縣故城北注云有郟侯國舜後姚姓其非邾國明矣且郟平縣距郟縣數百里豈能越遠而遷都魯文公十三年邾遷于繹蓋自其國都遷于繹山之下非必自郟平來也此辨至為明刻郟史記作騶蓋古今字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段共叔段鄭莊公弟也左傳段不弟故不謂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讓失教也左氏之意蓋以段之叛逆固不容誅而鄭莊不能遏其惡于未萌亦不無可議蓋持平之論也胡傳則專罪莊公謂姜氏當武公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立姜氏以國母主于內段以龍弟多才居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將終軋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縱使失道以至于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致從姜氏不敢主而太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春秋故不稱將不稱帥而專目鄭伯以罪之在伯也陸氏消蘇氏轍劉氏傲諸家說與胡傳同近蕭山毛氏獨以為予鄭伯一善全其弟謂以段之惡至于稱兵魏國已不啻無將之誅何難立為刑絕如祭仲公子呂之所請者乃伐之而勝而故逸之奔之此在鄭伯為朱刑在叔段為倖免然而春秋反予之者以其子兄弟間尚能善全如此也案春秋誅叛討逆固無庸欺夫以伯之雄猜繁悍上敢于戰其君內忍于懲其母初何有于弟其後此之慘惓不忘者殆天理民彝不能盡泯因而覺從前所為為已甚耳觀左氏既而悔之一悔字可見未悔以前穀梁謂其處心積慮成于殺原非苛論特叔出奔共後又奔齊齊鄭伯亦明有使糊其口于四方之言而公羊以為殺之殺梁以不殺追逸賊為失親親之道則皆不考實之過此說春秋者所為當事據左氏也鄭地杜注云潁川鄆陵縣也今屬河南開封府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孔疏云周平王也禮禮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明王者為天之子當奉若天道也明者賻喪之物既夕禮公贈元纁束帛兩馬是也宰官名咺人名宰咺公羊以為士甲之



者引小宰宰夫爲證謂嘔下士例書名胡氏安國則以宰爲冢宰謂六卿細法之守也乃承命以明諸侯之  
妾故貶而名之以見宰之非宰汪氏克寬張氏鴻諸家皆主胡傳蕭山毛氏據周禮宰夫職凡邦之弔事其  
其器幣財用鄭注弔事天子弔諸侯之事幣者所用也謂既掌弔事自宜充弔使如此說似下士舊訓義  
亦可以竝存仲子惠公姜桓公母也左氏以此時仲子未死而魯爲致明故讓之此蓋因二年夫人子氏薨  
誤認爲仲子遂以仲子爲尙在耳夫以天王而生明人之母以國之臣子而生謚其君夫人啖氏助所謂不  
辨藏麥猶不當爾者杜氏預更以婦人無謚以氏配字釋之可謂謬妄之相承矣公羊子云隱爲桓立故以  
桓母之喪告于諸侯此言爲得其實而魯梁又以仲子爲惠公之母考史記年表惠公卽位干平王二年至  
隱公元年歷四十七年而其母始薨不應如此之遠且桓母爲宋武公次女經稱仲子事有明徵自當以公  
羊爲正又宰嘔之謂左氏公羊皆云昭惠公及仲子惟程子以爲爾墓公之仲子以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  
成風之繼例之左氏公羊說恐未可易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宿風姓國名男爵太暉之後司有濟之祀者杜注云在東平無鹽縣今東平州東二十  
里有無鹽故城卽其地也宿之盟左傳謂惠公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是以爲公自盟也公羊殺  
梁謂內外皆卑者故稱及杜氏預孔氏穎達又謂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三說不同趙氏匡劉氏敞葉  
氏夢得皆主左氏以爲大國之卿可以會小國之君小國之卿不可以會次國之君公與宋之微者盟也  
沒公殺恥也胡傳則兼公殺杜孔之義以爲微者會盟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以有宿國之君也今以莊二  
年及齊高侯盟于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之文觀之皆公在而經諱之則此似從  
左氏爲長然謂有宿國之君杜孔胡氏亦可以備一說至若穀梁以宿爲邑則非矣又謂卑者之盟不日不  
知不日關爾喪貶之義固不係乎日月也

祭伯來 祭伯書來諸傳皆以爲朝公羊獨以爲奔祭伯書伯諸傳皆以爲魯公羊獨以爲字據嘆氏助周大  
夫但不言出而無不言奔之文則謂來爲奔者非矣據孔疏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蓋本封絕滅  
食采于王畿也路史亦謂周圻內管城東北有古祭城今開封府東北五十里之祭伯城是也又釋例云王  
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爾字南季榮叔是也則謂伯爲字者非矣不書來朝穀梁謂不正其外  
交諸儒多因之程子謂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王所當治也祭伯爲王臣不能輔正典刑而反與之交故

不與其朝以正其罪此論較精而義尚有未盡 御纂春秋直解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祭周公之裔故與魯爲好書來非事也故不稱使非王命則私交也結內近似偵國其外援以要君則亂之所由生謹私交杜朋黨之漸也

春公會戎于潛二年 公會戎于潛左傳云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據此則是先世舊盟有不得不修者穀梁乃以會者外爲主謂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何氏休亦謂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案危公踰竟似皆非經意蓋戎即徐戎賈督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注云徐戎在魯東故書序謂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是戎本與魯接壤者杜注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今山東兗州府曹縣故戎城是也潛杜注亦以爲魯邑則此會當是戎來而公會之未嘗踰竟何足爲公危安國胡氏以今之外夷當之謂嚴內外之旨亦謂會戎之本在魯郊故耳然則公會戎何以書諸侯非有天子之事出會諸侯猶爲非禮况戎狄乎顧春方會戎于潛秋八月又及戎盟于唐離齊好之修也而于禮亦慎矣據事直書其是非得失自可于言外見之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 此入國之始也莒向皆國名杜注莒城陽莒縣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是也又云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今屬江南鳳陽府懷遠縣左傳莒娶于向向姜不安于莒而歸故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則向爲姜姓國也世本莒紀姓文八年傳穆伯奔莒從己氏已卽紀字吳耳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未詳何據莒入向書人諸家多以將卑師少言程子則以爲微者之稱二說可互相補備入以兵入也孫氏復曰莒小國也而以兵入向見隱桓之際征伐用師國無大小皆專而行之也書入不書滅者公羊謂得其國而不居家氏絃翁以爲莒子入向志在于復其去妻未必遂滅其國也據此則汪氏克實謂向爲小國而莒滅之雖後有公伐莒取向之文可證然恐非一時事當闕其所疑也又向之在山東者有二宣四年杜注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于欽齊乘謂向城鎮在沂州西南一百里此一向也實字記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此又一向以近莒言之意實字記爲是若龍亢之向則去莒甚遠恐非經之所指也

無駭帥師入極 極杜注附庸小國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當卽其地無駭不書氏杜氏陳氏胡氏皆以爲未貶族公羊則以爲疾始滅穀梁則以爲貶同姓以左氏隱八年賜氏之說考之則公毅爲無據矣况春秋之卒不書氏者唯無駭與揆而已若以卒而去氏爲貶耶豈遺春秋一十二公之紀皆無可貶者牙

之謀亂遂之殺嫡意如之逐君猶皆不去其族無駭與挾非有三人之罪何為貶此而恕彼耶然則二人之卒不書族蓋因未賜族而紀其實也以無駭之卒而推無駭之生不書其氏者實無氏之可書爾極之入木訥趙氏謂莒入向近魯魯人疑首為東鄙之侵故以此示威說雖無以見其必然以二事聯書觀之似亦若近是夫極為附庸小國無王命而入之逞其私意而天討不加焉先儒以為所以見諸侯之不臣與天王之不君非苛論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紀國名履緌絕之大夫也左傳作裂繻春秋異文箋謂作裂繻者為正公穀裂作履聲之轉繻作綸古今字也來逆女者為君來逆女也釋例云天子娶則稱逆后卿為君逆則稱逆女若卿大夫自為娶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其不稱紀使者以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者壻也為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為君昏必當稟命于國母而婦人之命又不可通于他國故但書卿來而使在其中此例也公羊乃以為昏禮不稱主人當稱諸父師友毛大可非之曰昏禮記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此就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言之耳若國君則諸父兄弟皆其臣子豈可以臣子而反為國君所稟命者故國君必無父無父而有母則當承母之命以卿來逆苟並無國母則自命卿逆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據此則穀梁以不言使為使之道微其說亦非至胡傳以書逆女為譏不親迎其說尤非也禮之所謂親迎者謂迎之於所館非委宗廟社稷而遠迎之于他國也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莫不然者如謂一書逆女便有不親迎之譏存乎其間則凡書月朔者必譏其不告朔書王正月者必譏其不行夏時而春秋不幾成謗史乎然則經之書逆女者奈何師氏傳良曰為吾女遭人倫之變者書也伯姬喪在殯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問不及焉憫其終故詳其始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傳作帛云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杜注子帛裂繻字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稱字嘉之也公羊傳紀子伯無聞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釋文伯如字謂長也程子主公羊意以為闕文謂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吳氏澄亦謂子伯二字當是侯字之誤案穀梁說啖氏助已詆其穿鑿矣若左氏云云本于情事為近蓋向近魯而此年夏莒人入之莒魯之爭自此始紀魯婚姻國也為魯和解或有之故密雖莒地而主盟在履緌先紀後莒亦據事直書之舊文也至子帛為裂繻字鄭康成注禮內則男鞶革女鞶絲云鞶裂詩垂帶如厲



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義實同也言古裂厲字通也又考工記弓人蒸栗不進鄭注云栗讀如裂繻之裂  
疏謂左傳紀裂繻來逆女彼裂繻字子帛則爲裂破衣義據此則裂繻之字子帛漢唐經師皆無異辭而古  
帛伯字多彼此假借積古齊鐘鼎彝器款識周帛女鬲銘帛女卽伯女史記伍子胥傳伯駘論衡作帛否墨  
子備城門篇一帛尉注帛同伯以此證之伯蓋帛之假借字春秋事據左氏不得因公穀異文而疑左氏爲  
附會也

夫人子氏薨

子氏之薨三傳互異左氏以爲桓母夫桓未君而其母已稱夫人是桓公之爲太子久矣杜注

何以云隱當嗣立迫成父志以譏桓耶此可見杜誤解傳而傳又誤解經也公羊以爲隱母夫妾母不得稱  
夫人當此之時禮法尙在而隱公又賢豈肯違禮以私貴其母者且旣尊其母爲夫人矣何以不葬以小君  
之禮而書于經故程子及胡傳皆主穀梁隱妻之說謂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蓋夫  
婦者人倫之本聖人故于入春秋之始書仲子不係夫人子氏係夫人而不志葬所以正嫡庶而謹匹配也  
後世願猶有以妾媵爲夫人及以妾媵爲夫人者夫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處卑其身以妾  
母爲夫人徒欲尊貴其所生而不處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忘本皆未嘗聞教于聖人之過也  
鄭人伐衛 鄭人伐衛左傳云討公孫滑之亂也蓋元年叔段奔共其子公孫滑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  
至吾鄭伐衛討滑故也其稱人稱氏稱飛以爲貶辭謂鄭莊克其弟而不字其子使栖栖僑寓于衛而又如  
兵焉不書君將不書師斥而人之貶鄭之辭著矣注氏克寬亦謂滑共叔子鄭莊志欲殺叔又欲絕其嗣而  
夷之去年以王師統師伐衛南鄙又請師于邾今再伐衛窮兵盡武遷怒復怨此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  
惟毛氏春秋傳以爲善鄭莊之能親親謂鄭伐衛衛已服鄭鄭伯不於此時乘服衛之威以取滑至十年之  
久會齊伐許猶愴愴于叔弟之在他邑後叔段之孫公父定叔與雍糾之亂出奔復招而歸之曰不可使其  
叔無後于鄭伯之恩不可謂不厚矣故前書曰克克之已也此書伐衛所伐者衛不左滑也此實魯史紀之  
夫子修之以示爲人君父而遇人倫之不幸皆當如鄭莊之于叔也案鄭有兄弟之隙衛因其餘孽加兵造  
覆不直固在衛矣但鄭莊果有親親之心奚不反已自責必一再伐衛待衛服而後已乎其不取滑而斃之  
者或衛之力尙足庇滑而春秋之始骨肉相殘猶未若後世之甚耳是則謂伯欲絕段之嗣者固屬深文謂  
所伐在衛不在滑亦未免曲爲出脫恐皆非經旨也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年 隱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不書朔穀梁曰食晦也漢志引公羊傳則以為食在

二日今傳無此文而何劭公注亦謂二日食如己巳日有食之是必漢世傳公羊學者舊有此說也然日

無食晦及食二日之理杜氏以長歷推之明此是二月之朔漢魏歷家自太初以後凡三統乾象諸書無不

以此二戶己巳實係朔日者則魯史無朔字文闕耳近陳氏天文考謂至元辛巳上距魚隱三年辛酉凡二

千年辛酉前年閏十月庚子朔子月庚午朔五月己亥朔至寅月當得己巳朔徐發謂魯用夏正而失一閏

故以寅月當周正二月寅月入正交食限也案魯用夏歷杜撰不經而寅月入食限則據歷法得之較舊說

差一月者其故在置閏不于庚申年置閏則與釋例諸書俱合矣夫春秋日食三十六天官家多能推而得

之是有定數矣而每食必書以日者泉陽之宗示天下以遇災而懼之意也董仲舒劉向以此食為後日戎

執天子之使滅戴衛魯宋咸殺君之應向子歆又以為二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災則分野

之國失政者受之天道茫昧某變雖難以某事當之然亦未有有其兆而無其應者此恐懼修省所為當

于遇災時盡之也

尹氏卒 尹氏左傳作君氏謂聲子也杜注不書姓氏避正夫人也隱見為君故謂之君氏正義謂之君氏者

言是君之母也日知錄以定十五年妣氏卒例之謂從左為長君氏猶所謂君夫人氏也公羊穀梁則以為

天子之大夫稱尹氏者譏世卿也孫氏復程子胡儵皆從之齊氏履謙亦謂尹氏當依公穀蓋武氏仍叔榮

叔家父皆世卿也如晉稱趙孟之類故詩有仍叔春秋亦有仍叔詩有家父春秋亦有家父詩有尹氏春秋

凡兩書尹氏汪氏克寬更引朱子節南山詩注尹氏蓋吉甫後春秋尹氏卒公羊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之言

為證則公穀說似較左氏之取義不倫者為可信矣然考之全經王朝公卿卒來赴魯者絕少唯文二年書

王子虎卒以同盟于執泉故也定四年書劉卷卒以同盟于召陵故也此年無王人下會事故說公穀者以

為魯隱奔平王之喪尹氏為王喪主故其卒來赴而魯史書之但春秋一十二公之紀魯並未聞有奔王喪

會王葬者况公出必書豈有奔喪大事而反畧之之理是奔喪主喪皆臆說耳近毛氏春秋傳又以尹氏為

鄭大夫謂狐壤之戰鄭囚公子尹氏公賂尹而禱于尹所主之神曰鍾巫遂與尹偕奔歸立鍾巫而祀之後

公以祭鍾巫出被弑是此一尹氏也公之存亡患難係焉其必德而廟之內卿之列可知既廟內卿則其死

也必以內卿之禮臨之亦可知此說雖合魯事而亦懸揣之辭更未可據為信據也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內盟言會及外盟不言會及內外之辭也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

門也盧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南二十里齊侯齊僖公鄭伯鄭莊公也盟于石門先儒謂為諸

侯始合據左傳尋盧之盟云云則春秋前齊鄭已有盟矣特見于春秋自此盟始耳盟石門何以書程子曰

長亂也劉氏實曰志世變也蓋王政不行諸侯放恣會不足恃而重之以盟人不自信而要之于神已非盛

世之事况鄭莊之親齊也欲挾齊以自強齊藩之親鄭也亦欲資鄭以糾合齊鄭之黨固而天下自此多故

矣程曰長亂劉曰志世變皆遠見于未萌之論也一說春秋之初宋鄭為仇而宋與衛為西黨鄭與齊為東

黨魯則徘徊于二黨之間初嘗比于宋及六年艾之盟則從齊而附鄭矣書此者為盟艾張本也以前後經

文觀之于情事亦合當存之以備一義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四年 桓王元年 及者內為志之辭清杜注云衛邑據水經注京相璠以東阿東北四

十里有故清亭為即遇于清之清今東阿屬山東泰安府當是齊地非衛地也清之遇左傳謂公與宋將尋

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公遂及宋人遇于清為衛謀也稱遇者杜注云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也公

羊則以不期而會曰遇孫氏劉氏葉氏皆主公羊謂遇如詩邇近相遇適我願兮之遇宋與魯適相遇也趙

氏程氏則從杜注以為公與宋公如果不期而遇則必有所往之處而適會于中途今傳不載所往而但曰

遇可知遇者相期簡禮以見也胡氏傳亦主杜說王氏權則謂宋魯交合將以謀鄭託于無約而遇蓋以

秘其迹也說與諸家又微異以下文伐鄭之事觀之似尤得當日情實也

鞏帥師 鞏公子鞏也鞏帥帥會伐鄭也不稱氏不稱公子貶之也貶之之意公毅以為鞏與弒左氏以為疾

其固請兩說不同杜氏胡氏皆從左由程子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國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之論觀之

則從左為長蓋當此之時鞏未弒君何得預以與弒為貶也然貴戚之卿植根膠固已難御于異姓之卿公

不能早為之所而使之方命專兵鍾巫之禍不可謂非此為之兆胡氏所云謹履霜者是也一說不氏不公

子史原有此例如前二年無駭帥師人極莊二年溺會齊師伐衛皆徒名也若必以去氏去公子為貶彼慶

父與遂不皆弒逆之賊耶乃莊二年書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僖三十三年書公子遂帥師伐邾不去公

子抑又何耶案此辨不得謂其無見但以大夫而會伐諸侯雖據事直書而杜漸防微實有深意在焉諸家

之論正論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穀梁作祝吁州祝聲之轉也據左傳則殺州吁者石碯也其稱衛人何公羊云

討賊之辭也蓋亂臣賊子人人皆得而誅之若但書碯則是一人之私討不見舉國之公憤故書衛人從衆

望也所以廣忠孝而使人知亂賊所為雖竊發于一時而天地之大終無所逃其罪也于濮紀實也穀梁乃

以為譏失賊不思州吁弑君後即與宋陳蔡魯四國連兵伐鄭者蓋欲假鄰國之力以定其位耳賴石碯計

深慮遠乃僅而得之而猶以失賊為譏乎至杜氏謂不列于會故不稱君然則篡逆之人已列于會遂可以

為無罪乎其諺較穀梁為尤甚矣杜濮注以為陳地水名江氏地理考實濮水本在衛傳謂陳人執州吁而

請澠于衛衛使宰醜澠殺之于濮蓋陳人執州吁送至衛之濮水于是衛人澠而殺之故經詳其地若濮

是陳地水名則經當書殺于陳不必言其地矣陳恐無濮水此辨甚是足正杜注之誤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桓公弟莊公子也此條之義先儒以為諸侯立不言立言立者明不宜立也蓋以

諸侯之立必受命于天子必受命于先君而後可也如曰我君之子也國我之國我宜立國人亦曰彼吾君

之子也國乃其國彼宜立如此則干乘之國皆可擅置其君而邦君之子皆可以擅有其國矣故于晉去公

子於國人特書曰立以見內不承于先君而上不承于天子也案此論陳義甚高而於事實實有未當何也

莊公死桓公立而州吁弑之州吁既殺乃迎晉于邢此時安所得先君而告之乎若不稟命于天子則列侯

之立不承天子命者多矣何獨罪一晉乎然則奚為稱衛人也毛氏大可曰衛殺州吁實衛人不服使吁不

安于衛而後石碯之謀以成是碯之謀吁碯之立晉皆因衛人有同情此秉彜之良所當急予以風世者故

殺州吁書衛人立晉亦書衛人此乃所以為文也

公觀魚于棠五年 觀左傳作矢然曰遂往陳魚而觀之則義訓陳又載臧哀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

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焉又似訓矢為射杜氏預主陳魚之訓謂書陳魚以示非禮也孔疏

謂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帝射蛟江中之類則訓射原自可通今本皆從公穀作觀魚于棠以觀之為言則陳與射皆可一以貫之耳棠杜注云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今兗州府魚臺縣魚亭山是其地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仲子桓公母也本宋武公次女故稱仲子考宮者公羊云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

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穀梁訓考為成謂成之為夫人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

公子主其祭服氏虔杜氏預孫氏復諸豕皆主成字之訓以古宮廟成祭之名考如斯于為考室之詩是也

考仲子之宮何以書胡傳謂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于禮無

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之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唱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廟

因其考宮而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喪妾之分定矣隱公揖讓之實辨矣桓公弑逆之罪昭矣此說得之

若穀梁所引乃庶子既為君者之禮庶子未為君而祭其妾母則禮之所未聞也蕭山毛氏猶以為凡繼室

以子貴者得別立廟以祀之不如存不稱號歿不稱諡而單舉姓氏者皆妾也經固未嘗以之為繼室也况

初獻六羽

初始也羽公羊云舞也毛氏大可謂此羽字非舞人所執之羽是領舞者所執之羽也蓋舞有二

羽一是雉羽舞人所執唯文舞用之其名曰翟衛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一是鸞羽導舞者所執其名

曰翩翾者導也王風左執翾陳風值其鸞翾是也公問羽數于衆仲蓋問舞列之數即所謂份也六羽之訓

服虔杜預不同服謂天子八人諸侯六人大夫四人士二人社謂六羽三十六人朱子八份章注每份人數

如其份數即杜氏說也或曰每份八人即服氏說也曰未詳孰是蓋疑莫能定也吳斗南謂杜征南說宋太

常傳隆常非之云舞所以節八音而宣八風故必以八人成列降殺以兩者減其二列爾若一列又減二人

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案顏師古劉向傳注八人一份章昭晉語注亦云八人為份備八音也左傳鄭以

女樂二八賂晉侯晉侯以一八賜魏絳又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萬者二人說者謂二人人字當是八字之

誤以四人尚不成樂况二人乎由是觀之羽數當從服為是六羽者六八四十八諸侯之樂也獻諸侯之樂

何以書明前此用八份之僭也然則仲子而用六羽可乎臣擬君妾擬嫡是僭一也非以其能復正而謗之

也

螟

蟲食苗心曰螟言其姦冥冥而難知也螟何以書公羊云記災也蓋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螟食苗心禾必不成而民將無所得食聖人謹而書之使人君畏天災重民命戒逸欲而啓憂勤耳但春秋所書有災有異之分齊氏履謙云害及于民謂之災物反其常謂之異二者魯皆備書諸國惟異則書之以災則事止一國異則理關天下故於內外有詳有畧如此也不書月者穀梁謂甚則月不甚則時范甯注云甚則即盡不及歷月故月之也此說近泥

若計其久暫則時甚于月乃謂甚則月不甚則時何耶穀梁之說非也

宋

人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名杜注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長葛縣北十二里故城是也長葛之圍左傳云報入鄆之役也穀梁伐國不言圍邑此其圍邑何久之也范氏甯注謂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也乃暴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伐圍兼舉以明其罪胡傳及諸儒多同此論西河毛氏非之謂此圍長葛圍而即還耳至明年冬書取長葛然後又取其地本是兩事故杜氏于取長葛注云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乘長葛無備而又取之斯實錄也案經書圍長葛在十有二月而明年春即書鄭人來輪乎使方兵連不解暇及此乎請家望文為說于事實未之深考毛氏駁之當已又入鄆之役本邾主兵宋不邾之報而報鄭者御纂春秋直解云欲除馮也宋殤以馮在鄭而兩伐鄭鄭之報宋序于邾下以鄭伯之罪輕也今宋又伐鄭而圍其邑晉寧無親佳兵虐鄰其罪甚矣觀此則書伐書圍惡其暴尤惡其無親故以人之者貶之也

鄭

人來輪平六年輪平渝平三傳互異左氏作渝平渝平者更成也杜注渝變也服虔云公為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為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公羊穀梁作輪平輪平者墮成也言敗其成不果成也案狐壤之戰公為鄭獲觀前年公子靈伐鄭其有恨未平可知則更成之說于義為近但謂變前惡為和好則渝與平為二義故後儒多從公穀作輪而又別自為說有謂輪猶輪粟然有物以將之者葉氏夢得也有謂輪如呂刑輪而爭之輪我無欲乎之心而鄭自來輪其平于我者釋氏迥也有謂輪謂輪寫其情平謂兩國昔有怨恨如地之不平今悉剗削而使之平者吳氏澂也然皆不外孫氏覺輪者納也之訓而左氏更變前惡之意亦在其中故胡傳亦用孫說惟陳氏傳長尚從左氏謂渝平者釋憾而為平也春秋異文箋亦謂渝輪二字音近義同當從左為允考困學紀聞詛楚文變輪與刺輪即渝字朱子引以證公穀輪平為即左氏渝平老



子道德經考異唐傳奕定本質直若輪河上公王弼本輪皆作渝是古輪渝字通洵如異文箋說也平不必  
悉書此其書何也陳氏曰關乎天下之故而書也書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  
之所以始終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七年 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周道也然聘卿大夫之事古者五十而後爵異姓以名

氏見同姓以公子見雖母弟亦以公子見年不稱公子劉氏敵所謂未可爵而爵之者也夫列國諸侯不朝

聘天子齊僖乃因艾之盟遣使于魯忘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私黨已非古歲問殷聘之制矣而又以母弟

之愛使之交政于鄰國施及其子猶與適等卒成篡弑之禍故聖人于年之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使

後世讀經者知友恭之誼固不可薄而寵祿之過亦非所以利社稷而全親親也或疑以兄寵弟而削弟氏

以子篡逆而削父氏春秋無此連坐之法不稱公子史例如是非有所予失于其間也此論似是而非春秋

一書借已往之善敗為將來之勸懲者也若僅據事直書而褒貶不與焉奚待聖人然後能修之乎是無知

之弑固在數十年之遙而杜漸防微正不得謂孔子必無此意也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凡伯周卿士此非伐國也而以伐國之辭書之董氏仲舒謂伐天子之使與伐國同

罪也以歸者易辭非執也據左傳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邱以

歸是戎伐凡伯報怨之舉也然諸侯不朝天子天子反使臣來聘於其還也為戎邀而伐之魯為方伯不能

修連帥之職以紓其難罪已大矣况王使為我來者而乃晏然已乎春秋書之著戎之橫憫周之弱實以責

魯之不臣耳孫氏復胡氏安國以為罪衛不救者然以楚邱為衛邑也江氏地理攷實據一統志楚邱城在

曹縣東南五十里春秋時戎州已氏之國明省入曹州及隱二年戎城亦在曹縣謂楚邱為戎邑凡伯經其

地戎遂伐之以歸因楚邱之名與滑縣衛文公所徙之楚邱同故穀梁杜預皆云衛地而不知此楚邱去衛  
固甚遠也案周在魯西王使往來衛與曹皆道所必經但一統志之曹縣楚邱隋時改名前此未之聞也考  
據之法當以先正後不當以後駁先一說楚邱魯邑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邱即此不知何時屬宋說于  
情事亦近然皆不若在衛者據尤的也惟穀梁以戎為衛謂其伐天子之使故貶而戎之夫衛果伐天子之  
使乃改之曰戎是為衛掩惡也其何以示懲乎先儒又以伐為伐一人夫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凡伯周  
卿士豈有為天子使而踽踽然獨行之理乎此俱不待辨而可以知其不然者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八年 宛鄭大夫不書氏杜注云未賜族也祊鄭湯沐邑在現那費縣東

南今費縣治故祊城是也祊公羊作邠春秋異文箋方丙古字通祊作邠亦假借也穀梁古義穆天子傳戊

戎天子入干邠郭璞注邠鄭邑左傳作邠古方丙同字也宛來歸祊趙木訥載岷隱二說不同趙謂魯初睦

干宋宋伐齊齊恐魯助宋故爲鄭求魯魯不應反爲宋伐鄭道鄭伯使宛來歸祊魯始奉社稷以從此以爲

魯邀鄭而得祊也戴謂祊近于魯許田鄰干鄭鄭伯利在得許田未敢直取干魯故先使人歸祊爲異日取

許田之計魯隱不悟其計受而有之此以爲鄭詐魯而歸祊也黃東發兩是之謂木訥主前言岷隱主後言

也李氏廉汪氏克寬季氏本諸家多主戴氏以鄭莊小人之雄則詐魯尤其情事要之諸侯之地制之天子

者也鄭不得以與人魯亦不得以取干人故來歸擊鄭伯罪鄭也入祊擊我罪魯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瓦屋杜注云周地在今開封府清川縣南二十里左傳盟于瓦屋釋

東門之役也穀梁諸侯之參盟于是乎始故謹而日之序宋公于齊侯之上者范氏甯曰王爵也陳氏傳良

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鄭有志于叛王而合諸侯於是輪平于魯齊亦爲艾之盟以平魯爲瓦屋

之盟以平宋衛所謂成三國也左氏則以此盟爲齊平宋衛于鄭張氏溥謂以經考之遇垂而鄭不聞盟瓦

屋而鄭不與鄭豈受平者哉侵收之役衛鄭怨淺長葛之役宋鄭怨深公子馮在鄭宋殤公未嘗一日忘也

宋急欲去馮而合鄭鄭莊公不從是瓦屋之盟絕鄭非平鄭也如此說則經序宋公于齊侯之上者殆以宋

實主盟而非徒以王爵尊之歟至左氏以釋怨爲禮趙子已駁之不必辨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書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杜注例

以爲微者不嫌敵公故直稱公不知高侯處父大國貴卿猶以抗尊爲嫌今乃直書而不諱乎趙子曰莒小

國若不書公則嫌于非公此尙足備一說故胡氏從之然此盟也實魯君欲降心以消宋平之憾而莒之君

卒不至以望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謙而不中禮者也陳氏際泰謂澳梁之役偏刺天下之大夫于浮來見

其端誠見大夫之張皆列國諸侯爲之也浮來公穀作包來古包浮音通故字異也杜注浮來紀邑東莞縣

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邳來間今莒州西二十里有浮來即其地也

無駭卒 無駭書名公穀以爲罪其入極而貶之又謂隱不成爲君故不爵大夫此皆臆度之辭先儒所以多

據左氏謂不氏未賜族也胡傳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

無駭卒 無駭書名公穀以爲罪其入極而貶之又謂隱不成爲君故不爵大夫此皆臆度之辭先儒所以多

據左氏謂不氏未賜族也胡傳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

之臣未賜族而爲大夫則稱名蓋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挾皆書名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而先王之禮亡矣諸家說多與胡同近西河毛氏獨以未賜族之說爲非謂周語帝嘉禹德賜姓曰姒而正義謂有大功德然後賜氏否卽不賜是春秋公族無幾人可賜氏者乃魯之東門始于襄仲衛之公父肇自定叔此誰所賜者而歷歷稱之今無駭不知何公子孫史偶不書本是帝例左氏必以賜氏爲言遂記其賜氏一節以爲左證夫無駭卽未賜氏然豈無自有之氏如所稱臧孫辰卒季孫斯卒者而必待賜而後書則賜氏之曲斷在死後春秋書卒皆無駭矣案此辨未當臧孫辰季孫斯本有氏故以氏卒無駭未命故卒不以氏且所引東門公父諸氏皆在隱桓以後正胡傳所云天子之禮亡者以此駭左其不爲先儒所笑者幾何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季周大夫南氏季其字也南季來聘穀梁以爲非正程子及胡傳皆主其說謂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失道甚矣朱子亦云諸侯不朝于周而周反下聘于列國是甚道理蓋皆以自失威柄責天子也惟張氏洽以爲隱公十年之間宰咺

凡伯南季三至魯廷以魯爲周公之曹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而朝聘之禮不行于王室春秋詳王使之來魯則知隱公之罪大矣趙氏鵬飛亦謂諸侯之抗天子之微極矣聖人著天王再遣使來所以誅魯不再朝之罪也二說與諸儒殊似尤得經旨蓋時至春秋王室凌夷日甚一日至于此時數遣使來魯以魯爲同姓望國冀其或有以振之耳今不責魯之不臣而徒責王之失道黃氏震所謂無異于祖父衰病垂絕見者不責子孫之不養反責祖父之祈哀豈聖人而有若是不平恕者耶知春秋爲尊王之書則知書南季之來之微旨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此條之義左氏以爲書失時公羊以爲記異穀梁以爲志疏數三說微殊而意實相貫蓋自癸酉至庚辰八日之間耳而再有大變陰陽錯行莫此爲甚何也雷電者陽精之發也雨

雪者陰氣之凝也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雷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有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漢五行志載劉向說以爲桓將篡弑之兆謂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開隙而勝陽篡弑之禍將成也劉此論范甯何休皆用以入注誠以春秋書災蓋雖不言事應而天人之際感應之理要自